

港台武侠十大名人精品集

闯荡江湖  
神州无敌

温瑞安 著

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神州奇侠系列（正传）

港台武侠十大名人

精品集

# 闯荡江湖·神州无敌

温瑞安神州奇侠系列(正传)(台湾)温瑞安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内 容 提 要

南宗初年，武林群雄逐鹿，江湖风云再起，此消彼长，成三足鼎立之势。

得天下第一高手燕狂徒绝艺的季沉舟，组创“权力帮”，搜集天下奇技异术，网罗各大门派谊杰高手，谋士效力，运筹帷幄；“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”、“八大天王，”阵容强大。其号称：“君临天下”，独霸江湖之野心，昭然若揭！

身为长江七十二水道、黄河三十分舵总瓢把子的朱大天王，据水为盗，傲视天下，凭借盖世武功以及“三英四棍五剑六掌”，跃跃欲试，自信武林非他莫属。浣花剑派渊源流长，名扬天下，固传其藏有武林秘籍“九天情书”，招致灭门之灾：权力派摧毁了浣花剑庐，掌门人惨遭朱大天王杀戮。

死里逃生的浣花剑派传人萧秋水，受命于危难，建“神州结义”社，以其重义气然诺，行高士节义，崛起于江湖，为武林所推重。雄才大略，联合江湖各大门派；历经磨难，终成武林拥戴盟主。

作品文笔波澜起伏，情节扣人心弦，刀光剑影，恩怨交织；奇人异事，侠骨柔肠。皇皇百万言，绘尽众生相。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君临天下 .....   | ( 1 )  |
| 第 二 章 | 八大高手 .....   | ( 37 ) |
| 第 三 章 | 费家的人 .....   | ( 74 ) |
| 第 四 章 | 华山故事 .....   | (122)  |
| 第 五 章 | 墨刀魔杖 .....   | (144)  |
| 第 六 章 | 南宫与慕容 .....  | (162)  |
| 第 七 章 | 困兽斗 .....    | (188)  |
| 第 八 章 | 一刀五断 .....   | (208)  |
| 第 九 章 | 擂台 .....     | (233)  |
| 第 十 章 | 擂台下的擂台 ..... | (253)  |
| 第十一章  | 还我河山 .....   | (279)  |

## 第一章 君临天下

“到金顶去。”萧秋水说。

“去做什么？”萧开雁问。

萧秋水良久没有答。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”他终于说：“你能不能不生气？”

萧开雁沉实地颌首。

“我答应了剑王临死的要求，把无极先丹送到李沉舟手里；”萧秋水简单、扼要的说：

“而今李沉舟正在峨嵋金顶之上。”

李沉舟是毁掉浣花剑派的元凶，也是武林中白道人物的首敌，更是族仇家恨的匪魁；而今萧秋水却答应了一个毁灭萧家的首脑的要求，给李沉舟送上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瑰宝：无极先丹！

萧开雁没有直接回答。

他平实恳切的脸，横着浓眉，在遥望山谷远方，远方的山谷。

远方有云、有天光。

“峨嵋的云，真不同凡响。”萧开雁忽然冒出了这一句话来，萧秋水举目望去，高处不胜寒。

“从前武林中有对兄弟，姓姜，人人都知道姜氏兄弟一联手，天下无敌手，又说姜氏兄弟两人一心，如同一人，姜任庭是老大，运筹帷幄；姜瑞平是老么，决胜千里；而姜二是姜大一手栽培出来的人才。”

萧秋水望定他的二哥，他不明白萧开雁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，说起这些。

“可惜后来姜二成名了，名气几乎要比姜大还大。他渐渐脱颖而出，做事不在老大的影子之下了，姜二自创了一套方法，而且扬名海外，很多姜大以前的旧部，都跟了他，于是，俩人终于相互猜忌起来……”

萧开雁平静地说下去：

“终于他俩为了彼此的自尊、权威、人手、利益，而引起争端，姜二年少气盛，声名鹊起，姜大身边的高手，转成了姜二手下的红人。姜大心想：你既吃碗面翻碗底，我索性要你好看，比一比究竟姜还是老的辣……为了证实这点，他吸收姜二身边的亲信，并且遣人在姜二的组织里颠覆、离间、挑拨、狙袭，无所不用其极；他弟弟开始姑念其栽培之恩，一再忍让，但不甘被对方小觑，又怕退无容身之所，故挺身而战，所用手段之辣，比乃兄犹有过之……”

“如此，”萧开雁很快地结束了这个故事。“两兄弟拼斗不已，实力大损，姜二屡度要求覆合，姜大碍于颜面拒绝，待姜大有意撮合时，姜二羽毛已丰，无意回头了……所以当权力帮崛起时，这两兄弟，便给消灭了。”

“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的一套方法；”萧开雁凝视他弟弟，说出了他的结论：

“只要你信任他，便由他做去。”他殷实黝黑的方脸坚毅无比。

“你要送交东西给李沉舟，便去吧。”

“我信任你。”

萧所水看着他这个沉实甚至太老实了的哥哥，眼中不禁已有了崇敬之色，他说：

“那无极先丹，其实是假的，而且有毒。”

萧开雁噫了一声，沉吟了一下，终于道：

“我告诉你这个故事，倒不是指我们两个，而是大哥和你的性格，磨擦较多，从办十年会一事，便可看出。”他接着又说：

“他在点苍之败，引为毕生之憾，现处于失意期间，此刻不应再刺激他。”

萧秋水急询：“大哥有消息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萧开雁望向山谷间的云雾，老实的脸上呈现了担忧的神

色：“不过我知道他一定还活着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萧秋水答。他现在才真正感觉到这平时木讷的二哥，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那么鲁钝，——这就是大智若愚么？“如果我见着大哥，尽可能会让着他点。二哥不用担心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萧开雁道。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有力：“从前的权力帮，为了灭姜氏兄弟一脉，折损了创帮立道的钱六和麦四两大高手；”萧开雁叹了一声又道：“要是姜氏兄弟不分开，当时权力帮倾全力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，也不会有今天权力帮坐大的局面了。”

“我懂。”萧秋水连声低应：“我懂。”

萧开雁平实的脸诚实地开心了起来：“你懂得就好。我们上金顶去吧！”

“我们？”

“对。我们。一齐去！”

峨嵋山以万佛顶为最高，次为金顶，再为千佛顶，但以景色幽境佳绝，仍以金顶称最。

在峨嵋，东可望二峨、三峨两山，南可眺巢湖诸名山，西见晒经山，北瞻瓦屋山，真是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

他们两人才走到天门石附近，便发现这两座灰黑色丈高的巨石上，坐了一个人。

一个温文的青衫少年。

乍见有些像柳随风，然而又不是。

下面的路狭窄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摔下万丈深崖。

萧秋水、萧开雁同时都想起了近日来盛传的“战狮”古下巴之死；死前有一个温文的青衣少年跟踪，然后战狮等一众高手，身首异处或被吓死等，无一能活着下山。

莫非这青衫少年便是……

那青衫少年向他们笑了。

“你们要上金顶？”

萧秋水反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青衫少年还未答话，山坳处又出现了四人，青衫少年飘身在一簇一簇迎风吹送的茅花之间，轻笑道：

“奇怪，今天访客怎么特别多？”

萧秋水笑了，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讥诮：“哦？访客？”他说：“峨嵋山是你买下来的么？”

青衫少年好像没看见也没听出来他的讽刺似的，道：“是我买下来的。”

萧秋水倒吃了一惊：“你真的买了整座山？”

青衫少年笑了：“天下之地，莫非皇土；权力帮君临天下，这小小一座山，区区的一座峨嵋，当然是我们的。”

萧秋水瞳孔收缩，戒备地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青衫少年抿嘴一笑：“李大帮主座下一名小卒而已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来人已欺近天门石，一现身，就分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，对青衫少年展开包围。

原来这四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朱大天王属下“三英四棍、五剑六掌、双神君”中的“五剑”之四（“蝴蝶剑叟”已为剑王屈寒山所杀）：断门剑叟、腾雷剑叟、闪电剑叟、鸳鸯剑叟等四人。

这四人武功高强，原与萧秋水相熟，曾先后在丹霞岭上、峨嵋山下与萧秋水照会过，萧秋水还曾救过其中的腾雷剑叟，所以相交不恶。

只见这四人如临大敌，青衫少年却洒然无惧，萧秋水大奇，惑然问：“他是……”

青衫客却洒然一挥手，大石之后，立即有十八个眉清目秀的青衣童子走出来。

十八个稚童出来后，又出来十八个幼童，每个束髻冲辮的童子手上，都拿着个长形的沉甸甸的匣子。

青衫客笑道：“开！”三十六个匣子一齐打开，一时寒光乱影，映眼耀目，原来三十六个匣子里，有三十六柄不同形状的菜刀。

青衫客笑向萧秋水说：“你刚才问我是谁，现在你总该知道了吧？”

萧秋水嘎声道：“刀王？”

青衫客一笑，随手拎起一把刀，众人离青衫客虽远，但青衫客手

一执刀，刀一横胸，众人只觉胸臆为之一塞，寒意越距浸人。

青衫客道：“这是冰魄寒光刀，原藏于极北之处，深入地底，近年来被该地极思剑魔人所掘发，现在落入我手中，用此刀者，每一刀劈出，俱是冰之魂、雪之魂、霜之灵、寒之胆，这是一柄难得的奇刀。”

忽然一闪身，冰魄寒光刀已放回匣子里，他左手又自另一童子匣中抄起另一柄刀，这刀平平无奇，但一拿在手中，刀身立即发出大漠风沙一般的嘶鸣以及隐漾红光，青衫客道：“这是宝刀，名叫班超。”

汉时班超与手下三十六剑客，扬威异域，喋血万里，纵横大漠，功高日月，这把刀名叫“班超”，足可见其威。青衫客笑笑又道：“这刀就是昔年班超所用，三十六剑客用的是剑，他们的头领使的却是刀。好刀，快刀！”他随手一指再指，道：“那刀是‘割鹿刀’，秦时逐鹿中原，始皇帝令一代炼剑大师廉大师所铸，逐鹿中原，割而分之，便是这把刀。”

青衫客顿了顿又说：“那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富国强兵，师胡之长以制胡的贴身利刃，名叫‘杀胡刀’，这刀一旦露锋，杀势第一。”

青衫客笑笑又道：“有些刀，单止一柄不为刀，要两柄合在一起，才算是刀，有的更要七八柄，甚至十几把，加在一起，才为飞刀。你看！”说着又拍了拍手。

石门之后，又走出三十六名童子，他们手上也有匣子，但盒子较为宽大，打开来尽是亮光闪闪的刀刃，青衫客随便指了指，点了点：“哪，哪，哪——那是鸳鸯刀，两柄合为一把，要两把齐施，才见功力；那儿的是‘七级浮屠刀’，要七七四十九柄一齐发出去，鬼哭神号，方能见效……”青衫客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吁了一口气，舒了舒身子，有说不出的倦意与潇洒，道：

“不错，我便是刀王。”

他笑笑又道：“我告诉你们六个人这些，是要你们各自选择一把属于你们自己的刀——我就用那把刀杀死你们，这是我最高的尊敬。”

他说“杀人”的时候，眼神里充满了虔敬，仿佛能死在他刀下的，是一件很光荣而庄严的事。

“我只诚于刀，我是刀王。”

断门剑叟呸了一声，怒喝道：“什么刀王！剑王尚且死在我们剑下，你装腔作势，到头来也免不了一死！”

刀王脸色陡变，涩声道：“剑王死了？”

腾雷剑叟傲然道：“朱大天王的人要杀你们，还有幸免的不成！”

鸳鸯剑叟冷笑道：“兆秋息，你还是随屈寒山的冤魂去吧！”

兆秋息，就是权力帮“八大天王”中“刀王”的原名——“刀王”兆秋息、“水王”公共工、“人王”官古书，都是李沉舟身边的爱将，也是权力帮中的重将。

而“刀王”兆秋息和“剑主”屈寒山的感情又极笃，“刀剑不分家”，在权力帮来说，是两扇门神；在李沉舟来说，也如同左右双手。

而今屈寒山却死了。

近日来权力帮在波诡风云的江湖变化中，牺牲已然极大，兆秋息心里是难过的——如此鼎盛的一个权力帮，是靠了多少努力，仗赖了多少人才，经营了多少次险死还生的血战，方才有了今天的局面，而今却屡失人手，损兵折将……

——居然连“剑王”都死了！

闪电剑叟见兆秋息呼吸急遽，他的眼睛亮了。

高手对敌，越是愤怒，更容易导致疏忽，只要有大意，便有机可趁。

闪电剑叟道：“不但剑王，你们的火王，死在峨嵋山下，鬼王，死在锦江之中，药王，也被斩杀在浣花溪畔……你们‘八大天王’，早已死得七零八落了，啊，哈哈，哈……”

萧开雁忽然冷冷地加了一句：“一双蛇王，也死在伏虎寺中。”他加上这一句，是因为他也看出一个人在盛怒与悲恸中，连语音说话难免都会尖锐起来，武功必然要打个折扣——在这种情形下出手，很容易有机可趁。

萧开雁虽然老实，但并不古板，权力帮是他们共同的敌人，他自然乐得与朱大天王的人共同歼灭当前劲敌。

萧开雁的话，连同“四剑叟”的话不断地说下去，“刀全”全身开始发抖，他不是怕，不是畏惧，而是悲愤。他武功高，但年纪轻。他

还嫩。还很容易、很容易就激动。

他突然抄起了一把刀。

一把黝黑的刀。没有丝毫光彩的刀。

四剑叟与萧开雁诸人正在等着他出手。

一待出手，就全力还击。

兆秋息出刀。

刀劈天门石。

轰隆一声，丈高的天门石，分裂为二。

石破天惊，兆秋息回刀横胸，大笑三声，满目是泪，但激动已平息。

他的伤悲与愤懑，已随着那一刀，劈进了山石之中。

他又回复了洒然。

一个刀法大家睥睨群雄。

他屏息看自己的刀，几绺乌发撒下来，与天地气息同度。

然后他说话了：“这刀叫‘霹雳’，开天地，辟日月，中刀者，人焦裂……你们还是先选一柄能留全尸的刀吧！”

闪电剑叟这次倒是首先按捺不住，大喝一声，一剑刺出！

剑迅若电！

喝声未闻，剑已刺到！

这剑比声音还快。

但就在这时，一点刀光，一明即灭。

刀光一点而已。

可是剑未刺到，已从中被劈成两半。

剑裂为二，剑劲全失，这一刀，正好击碎了剑的精气神。

闪电剑叟的剑，便成了无用之剑。

兆秋息道：“这才是‘闪电刀’。”他手上有一柄刀，其薄如纸，乍看竟看不出手上拿着东西。

这时又有两道剑光一闪。

两道剑光同时发自一人。

鸳鸯剑叟的“鸳鸯剑”。

兆秋息蓦然返身，返身时手中已多了两把刀。

然后鸳鸯剑就成了四把：

——两柄剑被斩成了四段！

“刀王”腾雷剑叟”、“断门剑叟”等纷纷怒吼，扑了上去。

兆秋息脸带微笑，以一敌四，一瞬间已换了七柄刀。

他换到第七把刀时，四剑叟手中已无一柄剑是完整的了。

就在这时，忽然又加了两柄剑。

一柄其黑如墨，一柄白如洁玉的铁剑。

萧开雁的双剑。

双剑架住兆秋息的刀势。

兆秋息不再微笑；他又换了四把刀。

到第五把刀时，萧开雁手上双剑只有招架之能。

四剑叟和萧开雁，总共五个人，但只有两柄剑。

就在这时，兆秋息忽闻一个声音：

“真正好刀，不是换来换去的这些，而是只有一把，上天入地，碧落红尘，只有一把。心里的刀好，手中的刀才利。”

兆秋息大喝一声，又把萧开雁的一柄剑剁断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山气淡淡，一个人长身说话，气态上竟似帮主，他吃了一惊，定睛再望，才知道是一个剑气一般的少年，便怒道：“你也懂刀！”

萧秋水说：“梁大哥曾指点过。”

兆秋息怫然道：“谁是梁……”

萧秋水答：“‘气吞丹霞’梁斗梁大侠。”

兆秋息恍然道：“哦，是他……”

萧秋水道：“他算不算得上是刀法大家？”

兆秋息道：“当然算得上。但他的刀，只有一柄，我的刀却是千千万万的，每柄刀，都有他的性格，你会用千万把刀，就要熟习每柄刀的性格，使出来才可集各刀之精，众刀之锐，这才是一流刀客。”

萧秋水反问：“你熟稔了千千万万把刀的特性，但你自己的特性呢？”

兆秋息一愕。萧秋水又道：“要是没有你自己的性格，你的刀又如

何通灵？刀不通灵，不过是凡铁而已，纵是宝刀又有何用？”

萧秋水双目如刀，盯住他说：“你身为刀中之王，但人却为刀驭，然而真正属于你的刀呢？究竟是你用刀，还是刀用你？剑王尚且有掌剑，掌剑即心剑，剑由心生，传入掌中，你呢？”

兆秋息怒道：“我当然有！”他扬掌道：“我有‘手刀’！”

萧秋水冷笑道：“我是浣花剑派萧秋水，也学过蒙江剑法，梁大哥也传授了一些刀法给我，他出手一刀，却是刀中精华，招中神髓，这一刀，才是势无可匹的刀、属于自己的刀，‘心刀’！”

兆秋息额上大汗涔涔，他自幼浸淫刀法，不信有人能在刀法上胜过他，但萧秋水又说得如此有声有色，条理分明，不由得他不信，不由得他不惊。当下喝道：

“光说无用！使出你的‘心刀’来！”

萧秋水缓缓举起了手，五指进伸，宛若力锋，冷冷地道：“我要使出‘心刀’了。”

兆秋息见萧秋水如此凝重，也不敢大意，暗蓄内力，右手淡金一片，冷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‘手刀’必定剁在你心口上！”

萧秋水的手，缓缓地平伸出去。萧开雁等莫名其妙，但见萧秋水煞有其事，便屏息以待。

兆秋息像盯着一条毒蛇一般，盯住萧秋水的手掌。

“心刀”在刀学中，确比“手刀”还要高，兆秋息是听说过，但从未碰到过，他也知道梁斗的刀法相当高强，心里丝毫不敢大意。

然后萧秋水那看似平凡无奇的手忽然加快，戳入。

兆秋息心想才不上当，若轻易接下，定必中了对方伏下极厉害的杀着，所以运尽‘手刀’之力，一刀斫出，以硬拼硬，要把萧秋水的手臂齐腕斩断，同时也封死了萧秋水所有的变化。

谁知萧秋水没有变化。

他那一招，师出无名，根本不能变化。

萧秋水运用的是不变化的变化。

所以他的手和兆秋息的手碰在一起。

兆秋息要一手斩断他的“心刀”，故此用了全力。

全力的刀锋，如飞切去。

萧秋水的手如磁场。

没有刀气，但布满内力。

兆秋息一刀切下去，碰到的不是刀，而是浑密的内力。

那内力没有与刀锋发生碰击，反而吸收了对方的刀气，刹那间，宏厚无匹的内力，摧毁了“手刀”的锐劲。

兆秋息脸色变了。

他的手已收不回来了。他哑声喝：

“这不是‘心刀’！”

萧秋水说：“真正的刀，又何必一定是刀？”

萧秋水凭犀利的内力，化解了兆秋息的“手刀”，他不是以刀胜，而是以力胜。如没有力，又如何发刀？真正的刀，只是力的运用罢了；而真正的力，也只是气的运聚而已。

——萧秋水有气。正气。

他吸住了兆秋息的“手刀”。他的武功，远逊于“刀王”；但他的内功，却远胜于兆秋息。

兆秋息的内息被萧秋水的巨力所激散，再无法运聚，所有刀学、刀法、刀艺、刀技上的方法，都用不出来。

他挣扎了一会儿，终于完全不动，脸惨白一片，双目如刀刃，冷冷地盯住萧秋水，一字一句地道：

“萧秋水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萧秋水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想请教你几个问题。”

兆秋息又目冷冷地瞅着他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我是跟一行人一齐上山的，但昨天他们都失踪了，跟贵帮有没有关系？”

兆秋息瞪着他，反问：“是些什么人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大侠梁斗、南海邓玉平、东刀西剑等，昨晚全在伏虎寺失踪。”

兆秋息冷笑：“是我们的人干的。”

萧秋水内力顿盛，一摧之下，兆秋息大汗涔涔而下，厉声问：“你

把他们怎么了？”

兆秋息咬紧牙龈，却是连哼都不多哼一声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萧秋水知他也是一条好汉，忙减了压力，问道：“他们都是我生死之交，情急之下，刚才误伤兄台……请兄台指示明路。”

兆秋息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他们不是我捉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”

萧秋水念及火王、鬼王等舍身救柳五的义勇，屈寒出拼死为主尽忠之举，虽有蛇王这等见利忘义之辈，但对权力帮而言，“八大天王”大多是个角色，也是人物，萧秋水生性本就并非对善恶截然分明，只知道是对的，千山万水、赴汤蹈火也势在必行，因此，心里对李沉舟手下“八大天王”的人，也有几分敬意。

兆秋息道：“我知道抓他们的人是谁，可是我不会告诉你的。”

断门剑叟在一旁瞧得不惯，一个肘锤顶了出去，砰地撞在兆秋息心口上，兆秋息一只手还是给萧秋水制住，无法闪躲，中肘后便吐，吐得脸肌抽搐。

萧秋水阻止道：“不可……”

腾雷剑叟冷笑道：“有何不可，这种人，不打不相识！”

说着飞起一脚，踹在兆秋息的肚上，兆秋息皱着眉、淌着黄豆般大的汗珠，吐得连黄胆水都咯了出来。

萧秋水喝道：“他也是一条好汉，用刑是万万不行的……”

闪电剑叟猛欺上，以剑锏“砰”地撞在兆秋息的小腹上，哈哈笑道：“你小子心软，迫供不成，让老夫来吧！”

兆秋息全身痛得发抖，呕的已是血水，但始终未发一声。

鸳鸯剑叟跃近又想拷打，萧秋水陡然松手。

兆秋息突然回身。他手上本来没有刀，但就在他一回身的刹那，刀光一闪。

萧秋水虽然反对“四剑”如此对待“刀王”，但也不忍心见鸳鸯剑叟如此胡里胡涂丧命在兆秋息刀下，他及时一掌，砰地拍在鸳鸯剑叟肩膀上，鸳鸯剑叟跌出七步，恰好避过一刀。

刀“嗖”地自袖子里收回去。

萧开雁也不禁动容道：“袖中刀！”

鸳鸯剑叟怒喝：“萧秋水你……”

闪电剑叟道：“萧秋水你助权力帮的人！”

腾雷剑叟因曾受萧秋水舍命相救之恩，即道：“萧秋水救过老五！”

一时各执异见。兆秋息抹揩了额上的汗，捂腹缓缓立起，袖中嗖地刀光一闪即没，他惨笑着说：“这就是‘袖中刀’。”

萧秋水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看见了。”

兆秋息道：“那是我要让你看得见。如果我用它来杀你，它就会快到你连看都看不见了。”他苦笑又道：“刚才我还在负痛，现在好多了。”

萧秋水淡淡地说：“是。你现在好多了。”

兆秋息吃力地道：“刀快到你看不见，便无从捉摸它，捉摸不着，你的内力也无用了，是不是？”

萧秋水笃定地答：“是。”

兆秋息笑了：“你放了我，我曾上过你的当，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，所以我还要杀你，就一定能杀得了你，你相不相信？”

萧秋水斩钉截铁地答：“信！”

兆秋息笑：“那我要杀你了。”

萧秋水摇头。

兆秋息奇道：“你不信？”

萧秋水笑了：“你不会杀我的。”

兆秋息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萧秋水轻轻地道：“因为刀王不是这种人。”

兆秋息静止了半晌，突然仰天大笑，笑得眼泪也出来了，又骤地止住笑声，道：

“你以为刀王是怎样一种人。”

萧秋水即答：“坏人。”

兆秋息变色道：“那我为何不杀你！”

萧秋水冷笑道：“但你是条汉子！”他笑笑又道：“何况，刀王兆秋息不是为听阿谀奉承的话而问人的。”

兆秋息沉默半晌，大声反问：“坏人中也有好汉？”

萧秋水的声音如一记记沉厚的钉锤：“不但有好汉，也有英雄！”他

朗声道：“刘邦狡诈奸险，善用智谋，却是流芳百世的大英雄；楚霸王杀人不眨眼，血流成河，却是名垂千古的真好汉？韩信原为市井之徒，无赖之辈，但在角逐天下的争霸中，却是豪杰；曹操篡夺天下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威震神州，却是不世之人物！”

萧秋水旋又低声道：“问题是谁好、谁坏？好怎么分法？坏怎么评法……”

萧秋水叹道：“也许，也许好坏存乎一念之间……”

兆秋息大汗涔涔而下，似乎比萧秋水扼制住他的“手刀”时还淌得多，终于大声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加入权力帮？”

萧秋水笑着反问：“我为何要加入权力帮？”

兆秋息欲言又止，隔了半晌，道：“我们是擒住了梁斗等人，但帮主素来对梁大侠的为人甚为敬重，有意招揽已久，故暂无生命之虞。”

萧秋水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不过梁大侠为人正直，是绝不会加入权力帮的。”

兆秋息眉毛一挑，冷笑道：“昔日饮誉黑白二道的‘大王龙’盛江北，以烈直称著，最终还不是投入了权力帮！”

萧秋水不答反问：“金顶上有什么人？”

兆秋息脸色陡变。

他瞳孔收缩，目光又变得刀锋般锐利。

“你……你一定要上去？”

萧秋水说：“是。”

兆秋息跺了跺脚，恨声道：“我的职责是阻挡未受邀请而上山的人……不过，你一定要去送死，我也由你。”兆秋息冷笑一下又说：“何况……我适才败于你手……你就算是硬闯过关了。”

萧秋水一拱手道：“多谢。”与萧开雁挺身欲行，断门剑叟嚷道：“我们一道上去。”

原来“四剑叟”适才暗狙兆秋息不成，怕他复仇，深知单凭四人力之，恐非“刀王”之敌，故欲与萧秋水结伴而行。

萧秋水侧首询问：“四位又因何事，非上山不可？”此刻萧秋水虽年纪最轻，武功也不高，但隐然气派，云停岳峙，萧开雁看在眼里，心